回鹘语 käzig 与高昌回鹘王国税役制度的渊源

日本弘前大学　松井　太

在吐鲁番出土的回鹘语世俗文书之中，有征发各种官用物资的行政命令文书。这些行政命令文书大都属于公元 13、14 世纪[①]，且为蒙元时代回鹘王国税役制度研究上的重要史料。

这些文书之中屡次出现回鹘语 käzig，其原义为"顺序，次序；轮班"。从前，各国回鹘学者把这词 käzig 和察哈台语 käšik"哨兵"或蒙古语 kesig"侍卫；近卫；怯薛"联系起来。然而，如此解释不能充分说明在行政结构中此文书的作用。

本文笔者根据与其他行政文书和汉文吐鲁番文书的比较探讨，论证 käzig 一词乃一种劳役，然后再涉及高昌回鹘王国税役制度渊源的问题。

1. 回鹘文行政命令文书中的 käzig

在已经出版的回鹘语行政命令文书之中，八件文书有同样的公文格式[②]：(1) 年月日，(2) 交纳对象或接收人，(3) 交纳人，(4) 交纳物品和数量，(5) 〈序数〉+käzig-kä tutzun "保持第□次 käzig 吧！"(tutzun 是动词 tut-"保持；计数，计算"的命令形)。例如：

文书 A：Istanbul No. 12 (山田信夫 1968；松井太 1998b，Text 8)

01　ït yïl čxšpt ay toquz yangïqa

02　bäki bäg-kä ärinkü atay-qa

03　birgü bir qap bor-nï aldïn

04　(……)-' uy birip bišinč

05　käsig-kä tutzun

犬年戒月(十二月)初九日。把应该交纳别奇·伯克(Bäki-Bäg)与艾邻曲·阿台(Ärinkü-Atay)的一斗[③]葡萄酒某(原文缺)的下等户交纳，并"保持第五次 käzig"吧！

文书 B：U 5316 (Zieme 1997，p.438；松井太 1998b，Text 10)

01　ud yïl yidinč ay bir oduz-qa

02　toy-qa ičgü üč qap süčüg-

03　-ni qutluγ üy birip

04　baš käsig-kä tudsun

牛年七月二十一日。把应该于宴会饮用的三斗甘美葡萄酒忽都鲁(Qutluγ)户交纳，并"保持第一次 käzig"吧！

对这些文书的结尾文 käzig-kä tutzun，从前学者提出了多样解释[④]。日本回鹘学者山田信夫教授介绍文书 A，把文中 käzig 和察哈台语 käšik"哨兵(watch guard)；番直"联系起来[⑤]，翻译 bišinč käzig-kä tutzun 为"担任第五番直吧！(keep the fifth guard!)"，就认为此文书为令别奇·伯克(Bäki-Bäg)与艾邻库·阿台(Ärinkü-

Atay)两人担任番直(山田信夫 1968)。美国 Clark 教授大致支持山田教授的解释,并认为 käzig 为蒙古语 kesig"亲卫,侍卫;怯薛"(Clark 1975, pp. 160, 390, 444 - 445)。德国 Zieme 教授也翻译文书 B 结尾文 baš käzig-kä tutzun 为"保持首次哨兵吧!(??)[Für Haupt-Wache sei es gehalten!(??)]"(Zieme 1997, p. 438)

但是,关于葡萄酒的交纳与"哨兵;番直"任务连系的理由,山田教授不尽说明[6]。如上,Zieme 教授加了译文中疑问符,大概由之。Clark 教授也已经感到疑问,曰"哨兵警备什么?道路,田野,关门,大厦,或什么?"(Clark 1975, p. 390)

诸古代回鹘语词典翻译 käzig 为"顺序,次序;轮班"或"热病"[7]。但是,究竟哪个译词在上下文恰当,却难决定。所以,笔者暂撇开 käzig 的语言学解释的问题,尝试从行政文书机能方面关于结束文 käzig-kä tutzun "保持(第□次)käzig 吧!"来理解。关于此结束文,我们有相似结束文 qupčïr-qa tutzun 于另一回鹘文行政命令文书,如下:

文书 C: USp 53.1 (松井太 1998a, 文书Ⅸ)[8]

01 qoyn yïl yitinč ay
02 yägirmikä öngtün čärig-
03 -tin at alγalï klgüči
04 aḍay toγrïl-qa qošang-
05 -qa balïq-ta müngü
06 iki at-ta bačaqa trqan
07 yuzintä bolmïš taz
08 bir at ulaγ birip iki
09 kün birip üč baqïr
10 kümüš qupčïr-qa
11 tutzun

羊年七月二十日。从前线部队为收集马匹来的阿台·托合利里(Atay-Toγrïl)(和)和尚(Qošang)于城内骑乘的两匹马中,属巴察哈·达儿干(Bačaqa-Tarqan)百户的孛里蜜施·塔孜(Bolmïš-Taz)应该交纳其中一匹铺马,两天交纳,换算为(相当)三钱银子的 qupčïr 税吧!

如所周知,qupčïr 是蒙古帝国对支配地域导人的人头税,以充军事、驿递之费[9]。文书 C 令孛里蜜施·塔孜(Bolmïš-Taz)两天间交纳一匹驿马,这应该换算他的 qupčïr 税的一部分(相当银三钱)[10]。在上下文,动词命令形式 tutzun 的语干 tut-意为"计算,换算"。

文书 C 的公文格式:(1) 年月日,(2) 接收人和交纳物件的总量,(3) 交纳人,(4) 交纳品目和其数量,(5) 命令文辞(——)-qa tutzun。我们察知文书 A、B、C 的格式大致共同,文书 A、B 中 käzig 位置与文书 C 中 qupčïr 平行。因此,我们可以推察 käzig 就是与 qupčïr 一样的一个税役名称,而且应该把文书 A、B 中回鹘文 käzig-kä tutzun 译作"(把交纳物资)换算为(他的)第□次 käzig 税役吧!"。

2. 回鹘语 käzig 和汉语《番》

如上所述,古代回鹘语词典中 käzig 的意义只有"顺序,次序;轮班"或"热病"。但是,我们要注意,公元 11 世纪阿拉伯学者麻赫穆德·喀什噶里(Maḥmūd al-Kāšγarī)讲解突厥语 käzig 为"劳役的轮班(an-nawba fī l-'amal')"[11]。这也暗示突厥、回鹘语 käzig 就是有关劳役、赋役的术语。

而且吐鲁番出土唐代汉文文书也证明此事。唐朝给人民摊派门夫、白直、执衣、镇戍、烽丁等特殊轮番劳役,总称"番役,色役"[12]。公元 640 年唐朝征服了麴氏高昌国以后,引进"番役,色役"于吐鲁番地区。吐鲁番出土唐代汉文行政文书中,频见"番",从上下文来判断其意义是"番役;按轮班摊派的徭役"或"番役的轮班"。例如:

文书 D: 唐開耀二年(682)寧戎驛長康才藝牒爲請追勘逋番不到驛丁事[13]



[前　缺]

01 杜護洛　郭□子　馬定□　張君達　張□□

02 張小君　已上第一番　范薦賓　康默仁　王住々

03 康守绪　和万善　已上第二番　張神力　高海洛

04 樊定隆　已上第三番

05 牒：才藝前件驛丁，並違番不到，請追勘當。謹牒。

06 　　閏耀二年二月　□驛長康才藝牒

07 　付懷威各取諸鄉

08 　即專追，限明日平旦

09 　将過僧示。

[后　缺]

文书 E：西州高昌縣周義敏納税抄三件和周思温税抄[14]

(1) 01 周義敏納三月番課緤布壹段。寶應二

02 年三月廿三日，隊頭范忠敏抄。

(2) 01 楊懷貼至。新興 周義敏六月番課緤布，懷□

02 了。其直自限收麦一兩□即送修。今月□□

03 不来，貼至，請付常五更勿推延。其直□

04 例八人納，署價一依縣家。納布准作五伯

05 請付留貼後會。寶應二年其[

06 [　　](押)

(3) 01 周義敏納寶應二年六月番課緤

02 布了。其年六月廿六日，當踏

(4) 01 周思温身當第二番住作[

02 号，更無玄欠捸。無擊[

03 守信□　庾德[

文书 D 中的"驛丁"就是唐代番役的一种。驛丁每年三番服役，即每人一年服役四个月，担任随伴公使的役务。文书 D 是宁戎驛长康才艺的牒文，其中有"违番不到"(不承担驛丁役务)的人户名列举[15]。

文书 E 就是被接合的四个纳税抄。这些税抄，在从宝应二年(763)到广德元年(764)间发给了周氏一族(周义敏和周思温)。文书 E(1)、E(2)、E(3)中"番課緤布"即是折纳番役的緤布[16]。文书 E(4)中"第二番"和文书 D 一样。虽然这些纳税抄中番役不明示哪个种类，反正周氏一族以铜钱、棉布折纳各种番役。

至此，我们察知，回鹘文行政命令文书中 käzig 与汉文文书中的"番"相似：两词原义"顺序，次序；轮班"，还在行政文书中可以指诸种物资、金钱折纳的劳役。并且，回鹘文"第□次 käzig"相关联汉文"第□番"。

我们可以认为回鹘行政命令文书中 käzig 为汉文"番"的透写词(calque)，其意为"番役，轮番劳役"或"番役的轮班"[17]。如果那样，9 世纪中叶从蒙古高原西迁而领有东部天山和吐鲁番地区的古代回鹘族，继承唐朝于当地引入了的番役制度，为称"番役"使用了相当汉语"番"的回鹘语 käzig。

3. 高昌回鹘王国税役制度的渊源

吐鲁番出土古代回鹘语世俗文书中，频见多种多样税役术语。其中尤其是qupčïr，qalan，alban 等蒙古

帝国引入的税役术语引起了回鹘文书学者的关心⑱。但是，本文探讨，新解明了来自唐制的吐鲁番回鹘族税役。还要补充说一句，有关税役的回鹘词汇中，除 käzig“番役”外，更多来自唐制的透写词。例如：

uluγ birim“大税”：见于 SUK RH05，RH06，U 5317 三件文书⑲。这词显然来自唐代“大税”。唐朝每三年造户籍，课各户“大税”或“大税钱”，以充军事、驿递费⑳。

uzun ulaγ“长途铺马”：见于 U 5306，U 5307 (USp 72)，U 5995，Ch/U 7368，Ch/U 7345 五件㉑。这是唐代“长行马”的透写词。管辖“长行马”的官司即是长行坊。唐代长行坊设置，限于北庭都护府和河西地域㉒。

qïsγa ulaγ“短途铺马”：这是上揭 uzun ulaγ 的反义词，见于 U 5285(松井太 2002，Text A)。唐代汉文文书中不见相似术语，但是，在一件麴氏高昌国时代文书中见“近行马”㉓，这必定是回鹘词“短途铺马”的渊源。

baš bitig“元契”：见于 SUK Sa21，Sa28，Sa29，Mi21，U 5295 (USp 24)及男奴斌通(Pintung)的上诉状(小田寿典 1992)，来自汉语“元券，元契”。卖买人身、田土、家屋之际，卖主应该得到官司批准，写立“元契”而交给买主，证实土地所有权的完全迁移㉔。

回鹘语 käzig 并如上词汇，显示高昌回鹘王国税役制度的渊源就在唐朝于吐鲁番施行的税役制度的历史。

回鹘文契约文书与唐宋汉文契约文书的比较探讨，已经显示了汉语文化对古代回鹘族契约文化习惯的甚大影响㉕。通过本文考察，还阐明了回鹘族不但模仿民间契约惯行，而且继承了唐代行政制度的历史事实。

注释：

① 关于古代回鹘语世俗文书年代判定的标准，参见森安孝夫 1994，63～69 页，Moriyasu 2004，pp. 228 - 229.

② U 5300，U 5325 (=USp 65)，Ot. Ry. 8127，Istanbul No. 12，U 5303 (=USp 80)，U 5316 = 松井太 1998b，Texts 1，3，7，8，9，10；SI Kr Ⅳ 604，U 5665r=松井太 1998a，文书Ⅶ，Ⅷ.

③ 回鹘词 qap 是液体计量单位，相当汉语“斗”，于元代其量为 8.4 公升。Matsui 2004，p.197；松井太 2004a，166～163 页。

④ Radloff (USp，pp. 118，137)：*onunč* (*üčünč*) *käzig-kä tutzun* “für die zehnte (dritte) Reihenfolge in Anrechnung bringen”，*toquzunč käzig-kä tutzun* “auf die neunte Reihenfolge anrechnen”；Arat (1964，p. 36，for U 5300，USp 65，USp 80，etc.)：“bu ödemeler onların sıraları (3，4，5，6，7，8，9，10) hesabına kaydedilecektir”；cf. 杨富学(1990，19 页)“只应文书”；李经纬(1996，257～258 页)“登帐记录”。

⑤ Wb Ⅱ，p. 1182.

⑥ 山田教授认为文书 A 中两人 Bäki-bäg 和 Ärinkü-Atay 为文书 A 的收信人且为交纳葡萄酒而“保持第五 käzig”的人。但是，他们非交纳葡萄酒人而是收受人，SUK 编者已经分明了(SUK 1，p. 237)。

⑦ ED，pp. 758 - 759. Erdal 教授认为 käzig 为“帐簿”(OTWF，p. 192)，兹此采用 Arat(1964，p. 36)教授的“帐簿(hesap)”而已。

⑧ USp 及李经纬(1996，198、201 页)的转写、翻译要订补。

⑨ Pelliot 1944；Cleaves 1949，pp. 436 - 437；Schurmann 1951，pp. 303 - 306；Schurmann 1956；TMEN Ⅰ，pp. 387 - 392，Nr. 266；本田实信 1961，本田实信 1969=本田实信 1991，287～290、209～211 页；Smith 1970；Grigor'ev 1976.

⑩ 在唐朝支配下龟兹和于阗有相似税役换算惯行(荒川正晴 1994，30～34 页；荒川正晴 1997)。Clark(1975，p. 151)和李经纬(1996，201 页)并误解文书 C 中 üč baqïr kümüš qupčïr-qa tutzun 为“一匹铺马”和“三钱银子”同时被交纳了的。

⑪ CTD Ⅰ，p. 299；cf. OTWF，p. 192，“a turn of duty”.

⑫ 日野开三郎 1975，344～508 页；张泽咸 1986，335～377 页；大津透 1988；大津透 1992；王永兴 1994，250～297 页。

⑬《吐鲁番出土文书》图文对照本第 3 卷，289 页，67TAM376：02(a)。文书中人名右侧注他们所在乡名，笔者省去。

⑭ 大谷 5825+5826+5827+5828。池田温《中国古代籍帐研究》444 页,文书 203,204 号;《大谷文书集成》第 3 卷,204～205 页。于本文,笔者采用关尾史郎(Sekio Shirō)的校订。荒川正晴(编)《吐鲁番出土文物研究会会报》第 4 号,1988 年,4 页。

⑮ 鲁才全 1983,369～373 页;张泽咸 1986,347～348 页;王永兴 1994,252～260 页。

⑯ 周藤吉之 1965,554～557 页。在《唐宝应元年(762)高昌县周氏纳布抄》内一件(大谷 5824)见周义敏交纳"番课缲布"。池田温《中国古代籍帐研究》443 页;《大谷文书集成》第 3 卷,204 页。

⑰ 另外,回鹘词 kāzig bözi"番役棉布"见于一件票据(U 5960v)。这词可以是唐代"番课缲布"透写词。松井太 2005,33～34 页。

⑱ E. g., Schurmann 1956; Clark 1975, pp. 149－152; Raschmann 1992. 更者,松井太(2002,92～94 页)列举了在蒙元时代回鹘语、蒙古语文书中的税役术语。虽然很多税役实态未详,但是最近笔者确证了回鹘语 qalan、蒙古语 alban 和汉语"差发,差役"的对应关系。松井太 2004b,22～24 页。

⑲ Zieme 教授系年了 U 5317 文书于公元 1259/1260 年(Zieme 1981, Text A)。但是,U 5317 没有印鉴,笔者认之为在蒙元时代以前写成了的副本。松井太 2004b,脚注 9。

⑳ 周藤吉之 1965,524～527、537～538 页;王永兴 1994,383～384 页。

㉑ 把 U 5307 中 uzun ulaγ, Radloff 误认为 usuq birlä (USp 72),德国 Raschmann 博士读释 oṣuq ulaγ"急速铺马"(Raschmann 1995, p. 122, Nr. 26),并要订正。

㉒ 荒川正晴 1989;荒川正晴 1993;荒川正晴 2002。

㉓ 86TAM386：21—3.《高昌延昌年间某部赁近行马驴残赘》。柳洪亮:《新出吐鲁番文书及其研究》,54、421 页。

㉔ 关于回鹘词 baš bitig. 参见山田信夫 1972,176～179 页,小田寿典 1991,43～44 页,荒川正晴 1994b,117～118 页。

㉕ 护雅夫 1961;山田信夫 1965,166 页;森安孝夫 1989,51～54 页;多鲁坤・梅村坦・森安孝夫 1990,25～27 页;Moriyasu/Zieme 1999.

【略号】

CTD: Maḥmūd al-Kāšγarī, *Compendium of the Turkic Dialects (Dīwān luγāt at-turk)*, Ⅰ－Ⅲ. Tr. and ed. by R. Dankoff/J. Kelly. Cambridge (MA), 1982－1985.

《大谷文书集成》第 3 卷,小田义久(编),京都,2003。

ED: Gerald Clauson, *An Etymological Dictionary of Pre-Thirteenth-Century Turkish*. Oxford, 1972.

HJAS: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OTWF: Marcel Erdal, *Old Turkic Word Formation*, Ⅰ－Ⅱ. Wiesbaden, 1991.

SIAL: *Studies on the Inner Asian Languages*.

SUK: 山田信夫,《ウイグル文契约文书集成(*Sammlung uigurischer Kontrakte*)》全三卷. 小田寿典、P. Zieme、梅村坦、森安孝夫(编),大阪,1993。

《吐鲁番出土文书》图文对照本,全 4 卷,文物出版社,1992～1996。

TMEM: Gerhard Doerfer, *Türkische und mongolische Elemente im Neupersischen*, Ⅰ－Ⅳ. Wiesbaden, 1963－1975.

USp: W. W. Radloff, *Uigurische Sprachdenkmäler*. Ed. by S. E. Malov. Leningrad, 1928.

Wb: W. W. Radloff, *Versuch eines Wörterbuches der Türk-Dialecte*, Ⅰ－Ⅳ. St.-Petersburg, 1893－1911.

《中国古代籍帐研究》池田温(编),东京,1979。

【中文】

李经纬 1996:《吐鲁番回鹘文社会经济文书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

柳洪亮 1997:《新出吐鲁番文书及其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

鲁才全 1983:《唐代前期西州宁戎驿及其有关问题》,唐长孺(编)《敦煌吐鲁番文书初探》,武汉大学出版社,364～380 页。

王永兴 1994:《敦煌经济文书导论》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

杨富学 1990:《海外见刊回鹘文社会经济文献总目》,《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研究通讯》1990－1,9～23 页。

张泽咸 1986：《唐五代赋役史草》，中华书局。

【日文】

荒川正晴(Arakawa Masaharu)1989：唐河西以西の傳馬坊と長行坊《東洋學報》第 70 卷 3/4 號，35～69 頁。

— 1993：中央アジア地域における唐の交通運用について，《東洋史研究》第 52 卷 2 號，23～51 頁。

— 1994a：唐代コータン地域のulaγについて，《龍谷史壇》第 103/104 號，17～38 頁。

— 1994b：(書評)SUK，《史學雜誌》第 103 卷 8 號，109～119 頁。

— 1997：クチヤ出土「孔目司文書」攷，《古代文化》第 49 卷 3 號，1～18 頁。

— 2002：長行馬文書攷，《日中律令制の諸相》池田温(編)，東京，379～405 頁。

多魯坤＝閻白爾(Dolkun Kämbiri)・梅村坦(Umemura Hirosi)・森安孝夫(Moriyasu Takao)1990：ウイグル文佛教尊像受領命令文書研究，《アジア、アフリカ言語文化研究》第 40 號，13～34 頁。

日野開三郎(Hino Kaisaburō)1975：《唐代租調庸の研究 II、課輸篇、上》私家版。

本田實信(Honda Minobu)1961：ガザン＝ハンの税制改革，《北海道大學文學部紀要》第 10 號。

— 1969：モンゴルとイスラム，《岩波講座世界歷史》第 8 卷，東京。

— 1991：《モンゴル時代史研究》東京。

松井太(Matsui Dai)1998a：モンゴル時代ウイグリスタン税役制度とその淵源，《東洋學報》第 79 卷 4 號，横 026～055 頁。

— 1998b：ウイグル文クトルグ印文書，SIAL 13，pp. 1－62，＋15 pls.

— 2002：モンゴル時代ウイグリスタンの税役制度と徴税システム，《碑刻等史料の總合的分析によるモンゴル帝國、元朝の政治、經濟システムの基礎的研究》，松田孝一(編)，大阪，87～127 頁。

— 2004a：モンゴル時代の度量衡，《東方學》第 107 輯，166～153 頁。

— 2004b：モンゴル時代のウイグル農民と仏教教團，《東洋史研究》第 63 卷 1 號，横 1～32 頁。

— 2005：ウイグル文契約文書研究補説四題，SIAL 20，27～64 頁.

森安孝夫(Moriyasu Takao) 1989：ウイグル文書劄記(その一)，SIAL 4(1988)，51～76 頁.

— 1994：ウイグル文書劄記(その四)，SIAL 9，63～94 頁.

小田壽典(Oda Juten) 1991：On *baš bitig*, *'ydyš bitig and čïn bitig*. *Türk Dilleri Araştırmaları* 1991，pp. 37－46.

— 1992：ウイグル文ビントゥング嗅願書の譯註，《豐橋短期大學紀要》第 9 號，153～159 頁。

大津透(Ôtsu Tōru)1988：唐律令制下の力役制度について，《東洋文化》第 68 號，109～148 頁。

— 1992：課役制と差科制，《中國禮法と日本律令制》池田温(編)，東京，249～280 頁。

周藤吉之(Sudo Yoshiyuki) 1965：唐代中期における戸税の研究，《唐宋社會經濟史研究》東京，521～559 頁。

山田信夫(Yamada Nobuo) 1965：ウイグル文貸借契約書の書式，《大阪大學文學部紀要》第 11 號，87～216 頁。

— 1968：イスタンブル大學圖書館所蔵東トルキスタン出土文書類，《西南アジア研究》第 20 號，11～32 頁。

— 1972：ウイグル文奴婢文書及び養子文書，《大阪大學文學部紀要》第 16 號，161～268 頁。

【欧文】

Arat, Reşid Rahmeti. 1964：Eski Türk hukuk vesikaları. *Journal de la Société Finno-Ougrienne* 65－1，pp. 11－77. (Rep. in *Makaleler* Ⅰ, Ankara, 1987, pp. 506－572)

Clark, Larry. 1975：*Introduction to the Uyghur Civil Documents of East Turkestan* (13^{th}-14^{th}*cc.*). Dissertation of Indiana Univ. (Bloomington), Ph. D.

Cleaves, Francis Woodman. 1949：The Mongolian Names and Terms in the History of the Nation of the Archers by Grigor of Akanc'. HJAS 12, pp. 400－443.

Grigor'ev, A. P. 1976：Nalogovyj termini *kubchir*. In：S. G. Kljashtornij et al. (eds.), *Turcologica: K Semidesjatiletiju Akademika A. N. Kononova*, Leningrad, pp. 235－240.

Matsui Dai. 2004：Unification of Weights and Measures by the Mongol Empire as Seen in the Uigur and Mongol Documents. In：D. Durkin-Meisterernst et al. (eds.), *Turfan Revisited*, Berlin, pp. 197－202.



Mori Masao. 1961: A Study on Uygur Documents of Loans for Consumption. *Memoirs of the Research Department of the Toyo Bunko* 20, pp. 111 - 148.

Moriyasu Takao 2004: From Silk, Cotton and Copper Coin to Silver. In: D. Durkin-Meisterernst et al. (eds.), *Turfan Revisited*, Berlin, pp. 228 - 239.

Moriyasu Takao/Peter Zieme 1999: From Chinese to Uigur Documents. SIAL 14, pp. 73 - 102, +7 pls.

Pelliot, Paul. 1944: *Qubčiri ~ qubčir* et *qubči'ur ~ qubčur*. *T'oung Pao* 37, pp. 153 - 164.

Raschmann, Simone-Christiane. 1992: Einige Bemerkungen zu Steuern, Abgaben und Dienstpflicht im uigurischen Königreich von Qočo (13. - 14. Jh.). *Altorientalische Forschungen* 19, pp. 155 - 159.

— 1995: *Baumwolle im türkischen Zentralasien*. Wiesbaden.

Schurmann, Herbert. 1951: (Review) E. Haenisch, *Steuergerechtsame der chinesischen Klöster unter der Mongolenherrschaft*. HJAS 14, pp. 291 - 306.

— 1956: Mongolian Tributary Practices of the Thirteenth Century. HJAS 19, pp. 304 - 389.

Smith, John Masson Jr. 1970: Mongol and Nomadic Taxation. HJAS 30, pp. 46 - 85.

Zieme, Peter. 1981: Uigurische Steuerbefreiungsurkunden für buddhistische Klöster. *Altorientalische Forschungen* 8, pp. 237 - 263, +Taf. XIX - XXII.

— 1997: Alkoholische Getränke bei den alten Türken. In: A. Berta (ed.), *Historical and Linguistic Interaction between Inner-Asia and Europe*, Szeged, pp. 435 - 445.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吐鲁番学研究:第二届吐鲁番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新疆吐鲁番地区文物局编.—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10
ISBN 7-5326-2059-X

Ⅰ.吐… Ⅱ.新… Ⅲ.吐鲁番地区—地方史—学术会议—文集
Ⅳ.K294.5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6)第066171号

出 品 人 张晓敏
责任编辑 王圣良 邬旻菁 府之晨
装帧设计 何香生

吐鲁番学研究
第二届吐鲁番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上 海 辞 书 出 版 社 出版、发行
(上海陕西北路457号 邮政编码 200040)
www.ewen.cc www.cihai.com.cn
上海第二教育学院印刷厂印刷
开本889×1194 1/16 印张29.25 插页7 字数920 000
2006年10月第1版 2006年10月第1次印刷
ISBN 7-5326-2059-X/K·359
定价:98.00元
如发生印刷、装订质量问题,读者可向工厂调换。
联系电话:021—66243242